

一本注定要
风靡
的青春小说

张剑彬

ZHANG JIAN BIN
WORKS

著



芥末

JIE MO
AIQING

爱情

如果我说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
你肯定会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；

如果你说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
那么，你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愤怒。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芥末 爱情

JIE ♥ MO
AIQING

张剑彬

ZHANG JIAN BIN
WORKS

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芥末爱情 / 张剑彬著. — 呼伦贝尔 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
2015.6

ISBN 978-7-5521-0887-3

I . ①芥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31692 号

芥末爱情
张剑彬 著

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
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
(呼 伦 贝 尔 市 海 拉 尔 区 河 东 新 春 街 4 付 3 号)
印刷装订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 丁永才 包文明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7 字 数 240 千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21-0887-3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楔子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一次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。人们常说，那时候是极度的混乱，那时候是极度的黑暗，那时候是极度的痛苦。

那时候人们都在忙碌着，忙着生活，忙着工作，忙着去争去夺，忙着去争去夺。

如果我说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你肯定会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；如果你说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那么，你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愤怒。

我曾见过一个有用的人，他曾用他的笔，写过许多关于那个时代的小故事，那些可怕的故事，就在里面静静地等待着，等待着那个时代的来临。

那时候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。

那时候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。

那时候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。

那时候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。

那时候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。

那时候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。

那时候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。

那时候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。

那时候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可怕的时代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是6月18日，这是个多么吉利的数字。人们做事情总是喜欢选择良辰吉日。不知道左小伟是不是特地选择了这一天。

那时候人人都在忙着搞毕业论文设计、联系工作，谁也顾不上去瞧别人一眼。左小伟却在这个时候悄悄出现在城市的另一端，那个离他们家不远处的地铁出口。谁也想象不出他当时的样子，但肯定不是雄纠纠气昂昂的，也肯定不是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”，肯定有点恍惚，有点神不守舍。他的怀里抱着一只他常用的绛红色小登山包，包里有一只装蛴蛴的小笼子，那只可怕的蝙蝠就在里面静静地蜷缩着，老鼠一样的小眼睛不时凶光迸射。

不用说，他对于母亲和水忆寒的活动规律是了如指掌的，所以才会选择在五点半的时候进入家门。那个时候，舒梅——也就是他的妈妈，还没有下班回家。潜伏的地点也是预先选好的，就在他母亲卧房隔壁的大衣柜内。

这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，一个儿子潜身母亲幽会的场所，可这的确确实发生了。

一切如他所料，半个小时后，母亲舒梅进入了家门；再过一刻钟后，水忆寒——那个左小伟从小一直喊他水叔的男人，也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他们家。而这个时候，父亲左大成驾着他的东风大货车，已经到了二百公里之外了。

一切也如他所愿。当舒梅与水忆寒相拥着进入卧室以后，那只致命的蝙蝠，被他悄悄地塞入了水忆寒习惯性丢在客厅的包中。同时被巧妙地藏进去的，还有一只花高价从网上邮购来的高性能窃听器。

五分钟后，左小伟顺利出了新村，进了地铁入口，从容地步入一列即将离站的地铁。他的耳中塞着耳机，谁都认为他是在听MP3，车厢里起码有五个人耳朵里塞着这玩意儿。他怎么会跟他们一样呢？他耳朵里塞着

的，是那只高档窃听器的耳机。

他的耳朵里模模糊糊地响着那些声音，那些在他很小的时候曾经听到过的声音。但是他似乎什么都听不见。如果说那些声音是冰雹的话，那么这些冰雹所落在的地方，是厚厚的冰层，这些又厚又冷的冰，从他童年时就开始在他心底凝结。不时划过的灯光把他的面孔映得阴晴不定，他的脸上看起来也仿佛结了一层灰白色的冰。

突然，耳机里传来一声突如其来的“哧——”的巨响，把这层“冰”陡然划破，是那只包的拉链被拉开了。左小伟的嘴巴不由得也跟着张大，在那一瞬间，连呼吸都停止了。那个男人熟悉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，满是恋人间才有的亲昵与温存：

“我给你办了一张健身卡，贵宾级的呢。我要一辈子看着你的身材还是那么……”温存的声音突然变成了惊呼，“呀——什么咬人……飞了，好快！像只鸟。呀，流血了……”

左小伟忽然感到一阵虚脱，两腿一软，朝下瘫去。但他未等身子着地，又迅速站起。慌乱地看看四周，在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。

二

左小伟的宿舍在学院的最西头。因为临近毕业，其他两个室友去参加外地的招聘会了，这里就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。

走进宿舍，左小伟不由得冒出一个念头，要是这间屋子也是一列地铁，一列悄悄向前永不停止的地铁，多好啊。他关好门，跟往常进入宿舍所做的第一件事一样，习惯性地坐到电脑前，打开电源，联结上网，点击登录“伤心小筑”。

一股酸楚从心底涌上来，他紧紧地闭上眼睛。天亮以后，这所不管多忙，他天天都要光顾打理的“小筑”，这所他与她悉心打造了近四年的“伤心小筑”，这间他住了差不多整四年的屋子，这里的一切，都将离他远去。明天，他将背上行囊，去一个闭塞的无名边陲小山村，去当一名默默

无闻的山村教师。

那里没有人认识他。

那里没有人鄙视他。

那里将是一个令他心灵感到安宁的地方。

即使闭着眼睛，他也能看见“小筑”首页上，她那小溪般清丽的踪影，还有他前天录上去的、告知广大网友的一首小诗：

假如

我从你们视线中消失

请不要悲伤

那是我化作落叶一片

随风去了远方

日子

还会照常向前流淌

你们想哭就哭

该唱就唱

我会永记这个小筑

记住我们一起承载的

无数忧伤

和那些无数个

一起相伴的夜晚

如果偶尔想起我

就在春天看看小树

那些年年爆出的新芽

是我年年请求

对我不辞而别的见谅

我将在无名的异乡

默默为你们祈安

……

他一条条翻看着网友们的留言。他要去的那个小山村不通电，更别说别的通信设施，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了。几年间，这上面的留言差不多已经累积到二十多万条了，亲爱的朋友！

他甩一甩脑袋，觉得不能再看下去了，再看下去，只怕泪水要出来了。手指轻点，打开了另一个页面。

不知不觉间，长夜悄然滑过，霞光偷偷溜进小屋，爬上收拾好的行囊，爬上桌子，爬上左小伟的身子。此刻他已经疲惫地趴在桌上睡着了，阳光把他的面颊染成一片淡红。他的耳朵里还塞着那只耳机。面前的电脑仍然开着，屏幕上已经被他换成了另一种内容，显示着一只大大的蝙蝠图案，跟昨天晚上放入水忆寒包中的那只一模一样。下面有几行这样的文字：

……产于南美，暗灰色，体小，性凶暴，带有浓烈的狂犬病毒……

过了一阵，屏幕无声地转入保护状态：一只美丽的小鸟快活地扑扇着翅膀，好似欲飞出来。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砰砰的敲门声。但沉睡着的左小伟根本没有听到。敲门的力度加大了，伴随着一个浊重的喊叫：

“左小伟！左小伟！”

左小伟终于给惊醒，迷糊了一阵，才意识到是外面有人在喊，不假思索地起身拉开门。只见门口立着三个人，其中一人是他的班主任，另两人看起来挺有来头。左小伟一时绕不过弯来。

“李老师……”

李老师眼中带着明显的忧虑：“左小伟，这两位是派出所的赵警官和陈警官，来找你了解点情况。”

左小伟脑袋嗡地响了一下，睡意全消：“我，我怎么了……”

赵警官拍拍他的肩：“别紧张，小左，只是问你点事情。最近干了些什么吗？”

“……”左小伟脸刷地白了，嘴唇抖了半天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身后屏幕上的那只小鸟换了个姿势，飞得更轻快、更活泼了。

赵警官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可眼神里的压力一点也没减轻：“来，先

坐下。瞧，都出汗了。我给你倒杯水啊？哎哟，这瓶里是空的呀？看来你最近挺忙，连开水都没功夫打。不过，你一看就是个老实人，不会跟我们绕弯子，对不对？”

李老师沉痛地插话道：“唉，左小伟，有什么就说什么吧！早点说出来，反而好。你跟美院广告系的那个女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左小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同时心底却松了口气，看来与蝙蝠无关。只要不扯上那个，什么都好说。这么一来，他脸上也有了血色，嘴皮子利索多了。

“美院广告系……水芷烟？”

赵警官脸上笑开了花：“我就说你是个老实人么，怎么样？我就喜欢你这种人。说吧说吧，接着说。”

左小伟莫明其妙：“要我說什麼？水芷烟她怎么了？”

赵警官的笑容倏地消失了：“你看你，刚才还表扬你呢，不经表扬不是？”他跟拍惊堂木似的，顺手抓着旁边的鼠标拍了一下，屏幕上立刻又跳出那只蝙蝠画面。

左小伟的脸色刷又变了，脑子即刻成了一锅熬糊的粥。蝙蝠……蝙蝠……蝙蝠怎么出来了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把它从生物系拿出来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人看见呀。水忆寒被咬的时候，也没看清它是什么，还以为是一只鸟呢。况且，就算水忆寒真的染上了那种病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查出来，应该有一个潜伏期。别慌，别那么熊包……这么一想，一脑子沸腾的稀粥又渐渐冷却下来。

左小伟的神情变化逃不过警官的眼睛。他不动声色地注视着，等待着。倒是李老师比谁都紧张，脑袋动得跟拨浪鼓似的，一会儿转向这个，一会儿又转向那个。左小伟看看赵警官又看看李老师：“我真的不知道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赵警官脸沉下来：“真不知道？还是想跟我们绕弯子？”

左小伟脸涨得通红，叫起来：“我说，你们这算怎么回事儿？你们这是侵犯人权，我要告你们！”

李老师痛心地说道：“左小伟！”

赵警官皱起眉头：“你嚷嚷什么？谁侵犯你了？这不为了不对你造成

影响，没喊你到所里去吗？我今天来，连警服都没穿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女孩子割了手腕啦！”

左小伟大吃一惊，猛地站起身：“啊？！她死了吗？她人哪？”

李老师赶紧拍拍他的肩，让他重新坐下：“别怕，别怕，她没有大碍，没有大碍。”

赵警官把一张被鲜血浸透的纸拍在左小伟面前，上面写满“左小伟”：“看看，这是什么？”忍不住发起了牢骚，“这种事，本来不归我们管，但既然有人报了案，我们就不能袖手旁观，好像怕我们闲出病来似的。”

左小伟的心骤然缩紧了，脸又变得煞白：“怎么会……这样？”

赵警官冷冷地说：“怎么会这样，这要问你哪。你是怎么欺负人家的？”

左小伟心思还在那片血字上面：“我……怎么欺负她的？”

赵警官又皱起眉头：“咦，你问谁呢？问你呢！你们最近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”

左小伟眼睛盯在血字上，喃喃地道：“最近……没有。我跟她已经淡下来好几年了，那要从……高二的下半学期算起。上大学以后基本上没见过面。”

一直阴着脸不做声的陈警官开口道：“断了？”

“也不是，也算是……天天见面。”

几个人都听得云里雾里。两位警官禁不住对视一眼，想，这小子该不是脑壳进水了吧？左小伟见他们不明白，起身抓起鼠标点了一下，那个打开的蝙蝠页面不见了，制作精美的“伤心小筑”页面呈现在人们面前，片刻几个人才明白过来。

赵警官说：“点击率还挺高啊。这是你的个人网站？”

“这是我跟她合办的。算不上独立网站，这其实是一种博客。”

“你们合办的？不见面地合作？”

“对。一开始是我制作了这么一个网页。后来，她从别的同学那里听说了这件事，就上来了。她一下子就猜到我的用户名和密码，她知道我最喜欢用什么。她一上来就把网页改了很多。”

“你知道是她干的吗？”

“她把她的照片也发上去了。她留下话说，明人不做暗事。”

“你喜欢吗？”

“喜……欢。”

陈警官插话说：“你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见面？”

左小伟点了一下头。

“天天？”

左小伟又点了一下头。

“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呢？”

左小伟低下头，一言不发。

赵警官想，这叫什么事儿呀？网恋？那也不对呀。听说他们从小是一块儿长大的，正宗的青梅竹马。现实生活中谈着不新鲜了，又改网上谈了？那也不对头。真看不懂这些年轻人，还要死要活的。

李老师却暗想，什么样的女孩呀？三头六臂似的，看照片不是挺文静的么？

三

谈话没有什么结果。当李老师建议左小伟去看看水芷烟的时候，左小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其实就算别人硬挡着，他想尽办法也还是要去的。虽然这么多年一直躲着她，但谁也无法取代她在他心中的地位。

水芷烟就住在美术学院附近的第三人民医院。

左小伟在李老师的陪同下，刚拐上通往病房的走廊，不禁愣住了。只见走廊两旁站着几十名水芷烟的同班同学，一见到左小伟到来，目光齐刷刷地射到他身上。左小伟怔了怔，在这特殊的夹道中，默默向前走去。越走，越窘迫，步履越沉重，脚下简直不听使唤了。快要走到队伍尽头时，一个浑身上下胖乎乎圆乎乎的女孩口中吐出个字，声音不高却不容置疑。

“站住！”

左小伟像得到军令似的，刷地收住脚，声音比蚊子还低：

“高山山……”

高山山的眼睛狠狠地刺住他：“我想对你说一句话。”凑近他的耳边，“你他妈还算人吗？”

好不容易挨进病房。里面除了水芷烟的老师、同学以外，还有几名学院的领导。大家见到左小伟，仿佛见到一个怪物，都往旁边让了让。左小伟更为窘迫，钉在了原地。

一名护士在给刚刚输完液的水芷烟拔针头。水芷烟仰面躺着，双目紧闭，脸色苍白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。尽管如此，仍能一眼看出这是名极活泼的女孩子，只要稍微有点精神，她就会跟一条刚钓上岸的鲫鱼一样活蹦乱跳。然而，这样的女孩却割腕自杀了。左小伟仿佛觉得那一刀是割在他的心上。他们已经几年没有说过话了，重新面对面，却是在这样的场合，这样的情景。

一位领导俯身说：“水芷烟同学，医生说，你已经没事了，只是流了点血。”

水芷烟的班主任却是一肚子气：“水芷烟，我说句话，不管你爱听不爱听。你们的事儿，我不想多管。但是，你们现在基本上算是毕业了，就差举行个毕业典礼了，还做出这样的事，把那么多领导、老师、同学都弄得寝食不安。你这样做对得起辛辛苦苦培养你四年的母校、老师吗？你们都成人了，道理都懂……”

领导用眼神制止住班主任。几个人一起退出门外，转眼间病房里只留下水芷烟、左小伟、高山山。水芷烟突然咳嗽起来。

高山山横了左小伟一眼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给她拍拍？”

水芷烟睁开眼睛瞅了左小伟一眼，左小伟只觉得仿佛是月牙上开了一朵灿烂的桃花，心都跟着颤了一下，赶紧伸手去拍。

水芷烟咳得脸都红了，对左小伟连连摇手：“谢谢，谢谢。左小伟先生，你快去洗下手。”

左小伟看看自己的手，说：“我，我手不脏……”

水芷烟急躁地说：“快去呀。”

高山山对外面努努嘴：“水龙头外边就有。”

左小伟看着自己很干净的手，不敢不从。走出病房，不一会儿甩着手

进来。

水芷烟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：“有没有好好洗洗？左小伟先生，我这儿的东西你不能碰。你多干净、多清高、多纯洁，我们都是下里巴人，哪儿配得上你呀！”

高山山柔声道：“怎么啦芷烟？生气生完就得了，干吗还老放在心上？两个人哪有不闹别扭的？我跟我那位还打架呢。你看，”捋出手臂，露出一块青斑，“这是他拿文具盒砸的。我也不含糊，我在他屁股上啃了一口，差点啃掉他一块肉，叫他几个星期不敢沾凳子。可完事儿了你猜怎么着？他硬是把从伙食费里抠出来的MP3给了我，还给我给买了一套‘丹尼丝’……”

水芷烟幽幽地说：“我哪儿能跟你比？我是个孤独的笨小孩，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夹在天鹅群里的丑小鸭，刁钻古怪，让人讨厌，又没有章子怡的脸蛋、李宇春的身材。我这种人，活在世上是多余的，死不足惜。你让大家都回学校吧，别为我操心了。”

高山山搂住水芷烟的肩：“胡说什么呀你？咱班上谁有你长得漂亮？谁不羡慕你？好了，我不跟你罗嗦了。照顾你的人来了。哎，左小伟先生，我可把人交给你了。看见外面那几十道愤怒的目光了吗？要是水芷烟再有个三长两短，那些目光一使劲儿，能把你勒死！”

左小伟张口结舌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高山山得意地笑了笑，走了出去，把门带上。

门一关，屋内彻底静了下来，空气仿佛都变得粘实了，吸进去那么困难，左小伟都能听见它们呼噜呼噜的声音。他不知道水芷烟什么表情，因为他不敢看她。说不定她现在瞅都不愿意瞅她一眼，也说不定她对着他怒目圆瞪，火山就要喷发了。不知熬了多久，水芷烟终于开口说话，还好，很正常。当然，这种正常是指在左小伟这些熟悉她的人听来的正常，如果是个不熟悉她的人，就肯定会坐立不安了。

水芷烟说：“咦，你留在这儿干吗呀？谁让你来的呀？哦，明白了，准是他们怕我断绝求生的欲望，派你来安抚我这颗破碎的心。否则，谁能请得动您的大驾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没事儿，我这里不需要你，我不敢耽误您的宝贵时间，您请回吧。”

左小伟吸了一口气，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来跟常人一样：“我，我怎么了我……你干吗没事儿想着自杀？”

水芷烟说：“谁想着自杀了……我高兴呗。我一高兴就上吊，就跳河，就撞车，就吃药。我就喜欢干这个。哦，允许有人喜欢打牌、踢球、游泳、下棋，就不允许我爱干这些？这就是我的爱好！”

左小伟又吸了一口气：“他们，他们都以为是我害了你，你看你纸上写的那些字儿。”

水芷烟声音提高了点：“谁写字儿了……写了又怎么了？你的名字就不能写呀？美国总统的名字还天天有人写呢，我又没写是你杀了我！”

左小伟：“……”

见左小伟无言以对，水芷烟的声音又降回原来的那个八度，嘴角的一丝笑意一闪即逝：“大家肯定都在骂你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吧？你放心，明天我就回去跟他们说，你不是无情无义的陈世美，你是情深似海的梁山伯。这事儿你没有一点点儿责任，一点点儿都不能怪你，是我欺骗了你，你是普天下最有情有义的男子汉，够得上破吉尼斯世界之最了……您现在多忙啊，听说您要去远方开拓伟大的事业，您快请回吧，别耽搁了您的远大前程。你又没负我什么，我怎么能连累你！”

左小伟想要回话，张了张嘴，却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定在那里。因为他透过门上的玻璃，看见高山山领着水芷烟的父亲水忆寒、母亲柯敏，还有左小伟的父亲左大成、母亲舒梅，正推门而入。高山山喜滋滋地说：

“芷烟，你看谁来了？”

柯敏一见宝贝女儿，眼泪就下来了，喊了一声：“芷烟……”因为过于激动，不由得一阵眩晕，身子晃了晃，朝地上倒了。

紧跟在后面的水忆寒手疾眼快，一把扶住妻子：“柯敏，你怎么啦？”水芷烟大惊失色，大叫一声：“妈！”跳下床去。

舒梅急道：“柯敏！快，抱她上床！芷烟，你别乱动，快躺床上去！”

左小伟慌手慌脚地也想过去帮忙，父亲左大成却打横里蹿了过来。没等左小伟反应过来，已结结实实挨了左大成一记耳光。

左大成吼道：“混账东西，你就是这样对待芷烟的？你还算个人吗？你还有点良心吗？”接着又一推，左小伟站立不稳，一头撞在床头柜上，

柜子翻了，左小伟脑袋也破了，鲜血淌下来。

水忆寒喝道：“大成，你疯了？”

他欲拉住左大成，但被左大成推开，腋下夹着的包也被甩到一边。左大成怒气不消：

“我打死你这个畜生！”

水芷烟却意想不到地跳过来，动作出奇地快，一把抱住左小伟，小母狼似的尖声叫着：

“不许打他！不许打他！左伯伯，你怎么啦？干吗打他呀？要打就打我吧！要打就打我吧！不能怪他，他又没打我，又没骂我，是我自己不好！”

这一连串的尖叫倒是叫醒了柯敏：“芷烟，你到底怎么啦？啊，小伟又怎么啦？”

左小伟起先给揍得懵里懵懂，这会子又在水芷烟怀里不敢动弹，只觉得额上一股液体蚯蚓一样朝下爬着。水忆寒急得架起左小伟：“急救室在哪儿？急救室在哪儿？”架着左小伟就往外跑。

高山山紧跟在后面：“这边这边！”

左小伟赌气地挣扎着：“我没事儿，水叔，你放我下来，我没事儿……”突然，他看到水忆寒手指上的蝙蝠噬伤，一下子噤了声，任由水忆寒把他背上肩。

左大成此时才觉失手，诚惶诚恐地在旁边扶着左小伟。舒梅没好气地把他拱到一边，自己在旁边扶着。闹哄哄的声音吸引住过道上不少病人跟家属，众人窃窃私语。一个病人说：

“听说这男的逼得女朋友自杀，公公心疼儿媳，上来就把儿子开了瓢。丈人又舍不得女婿，正背着他去包扎呢。瞧这一家子。”

这个时候，病房里面只剩下柯敏、水芷烟母女二人。柯敏泪流满面：

“芷烟，你怎么会想到走这条路？都怪妈妈没用……”

水芷烟搂住妈妈的脖子：“妈，妈，您别哭，别难过。”

柯敏哭得更加厉害：“妈妈怎么能不难过？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妈怎么活得下去！”

水芷烟瞅瞅四下无人，压低声音：“妈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自杀是假的。”

柯敏以为自己听错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水芷烟嘴唇贴在妈妈耳朵上：“我这自杀是假的。”

柯敏猛地抓住女儿：“什么？假的？”

水芷烟急忙堵住柯敏的嘴：“轻点！现在事情闹大了，把派出所都惊动了，我们院领导也来了。万一给别人知道了真相，我可得落个处分了，弄不好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！”

柯敏目瞪口呆：“那你，究竟怎么回事？”

水芷烟得意之极：“我就是想吓唬吓唬左小伟，谁叫他不理人？我划刀片的时候，早已算好距离，只划破一点点血管。其实只流出了小半杯血，还有的都是用红墨水代替的。就他那木瓜脑袋，还想跟我玩儿？”

柯敏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啊？！你这孩子！从小就鬼点子多，长大了还不改。小半杯血还少啊？血管多细啊？万一割断了，你还活得成吗？”

水芷烟胸有成竹地一扬脸：“我有数，我事先在一条鸡腿上练习划刀子，练了好长时间呢。”

柯敏无可奈何：“你跟小伟之间究竟怎么了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”

水芷烟鄙夷地哼了一声：“他敢！就他那三脚踹不出个闷屁的熊样儿，还敢欺负人？”

柯敏问：“你们两个人不太好了？”

水芷烟反问：“谁说的？”

柯敏困惑地说：“那你们两个人怎么疏远得多了，都那么几年了？”

水芷烟认真地问：“他看上别的女孩了吗？”

柯敏摇摇头：“这倒没听说。”

“我看上别人了吗？”

“没听你说过呀——咦，这话怎么你问我呀？你自个儿不懂？”

水芷烟白了老妈一眼：“这不就得了吗？这叫距离产生美。”

柯敏气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你吓唬他干什么？他那么老实，经得起吓吗？真搞不懂你们，现在的爱情是越来越复杂了。”

水芷烟拖长腔调：“复杂好啊。你看有的人，互相认识还不到三分钟，就上床了，简单是简单，能长得了吗？你是愿意我们简单呢还是愿意我们复杂？”

“你……”柯敏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不一会儿，门外响起左小伟的声音：“水叔，您放我下来，我能走。”

水忆寒背着刚包扎完的左小伟走了进来，后面紧跟着舒梅和蔫头蔫脑的左大成。水忆寒吁吁带喘：

“没事，我背得动。你小时候我不常这样背着你吗？那时候脖子上还得挂一个芷烟呢。”

舒梅指着近旁的一张空铺：“这边这边，就这边。”

水芷烟赶紧过来帮着铺被子：

“怎么样怎么样？要紧吗？缝了几针？伤口深不深？见没见骨头？”

舒梅忙去拦水芷烟：“没事儿没事儿，擦破点皮。芷烟，你赶紧躺着去，这儿有我们。”说完狠狠瞪了左大成一眼，“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没轻没重的，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办事儿？”

水忆寒的目光落到女儿身上：“芷烟，你怎么起来了？”

水芷烟心思依旧在左小伟身上：“我没事儿。”

水忆寒上下打量她：“真没事儿？”

水芷烟觉察到回答得不太好，连忙改口：“嗯——有点事儿。”

“能走？”

“有点能。”

“你到外面来一下。”

“啊？哦。”水芷烟觉得老子的话不大对头，警惕地跟着他出了病房门。水忆寒还随手把门轻轻带上。

水忆寒声音不高，但是疑虑不轻：“你跟小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前一段时间是不是小伟跟你不太好了？”

“谁说的？我们还合办了个小网站呢，天天精诚合作。关系不好能合作吗？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割手腕呀！”

水芷烟一脸的天真：“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”